

195666

古汉语入门

上册



延安大学中文系

一九七七年

毛 主 席 语 录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发展的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分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新民主主义论》）

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文章《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反对党八股》）

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工不可。（同上）

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赵步杰同志把他的《古汉语“言语”入门（修订稿）》从延安大学寄给我；前几年我初见他的这部讲义原稿，就觉得“言语入门”之说有点儿突出；他说当时同人多不赞成这个名称，而他坚持，我就觉得这个突出是有创造性的，是从教学实践的经验中得到的一种启发。我就想把自己的看法给它阐发一点儿理论，以备群众的研讨。不过，我们现在写业务性的文章，都得提到政治思想上的原则上来，所以我先把答复张文焕同志的信节引两段如下：

‘承你对1953年初发表的《汉语语法两体系》批注完。但有一段较为重要的阐明：

‘我和刘世儒两人为什么要把《汉语语法两体系——科学体系和学科（教学）体系》定为这篇论文的篇题呢？这里用“体系”这个词，指的是在学术业务上表现出来的思想政治体系：第一，大家知道，语法是语言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它，首先要问应当是“什么目的”，是不是对于人类社会要有所贡献？是不是要有所发明、创造为各种语言规范改进其理论和方法？这就是属于第一“科学体系”的研究。其次，就得问应当是“为什么人”，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要把自己所研究而认为是较好的理论方法来应用于实际，“为祖国语言（汉语，全民的，大众的）的纯洁与健康而斗争”，然后能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宣教工作服务，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文化工具服务。这就是属于第二“学科（教学）体系”的研究，因为实际问题就是要

把小、中、大各级语文“学科”和“教学”方法彻底改进，把教材课

本编写得进一步完善。所谓“两体系”，只是一码事的两方面，科学研究和学科（教学）研究是应当同时进行，“迭”相改善的，我们在这论文“结论”的第（3）项已有强调的声明：研究这两体系时，“可以说‘学科（教学）体系’简直就是‘科学体系’的加工”（因为要联系其他有关的科学，主要是教育学和学习心理学）。——打个比方，以大喻小：我们两人（当然还有参加讨论的）这个集体的语法小工厂，就是把这篇论文当作《鞍钢宪法》看待的；所以，二十年来，从‘学科（教学）体系’研究出版了初步教学用的50多页的小册子《汉语语法十八课》，再把每一课扩充起来，安排到‘科学体系’中，陆续出版了进一步研究参考用的150多万字、1,600多页的《汉语语法教材》三大册。

“所谓“加工”，就是本着上文“两体系”的研究和出版的原则，要同时并举，迭相改进的意思，不要把普及教学的东西看作是要减低水平、降下程度的，一句话：普及是“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接着下一句话：提高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就是说，不要把普及对象广大群众的水平误看做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思想和理解能力正在发展中。例如你若研讨语法教学（大众性的）问题，就该想起这是语法科学研究的“加工”，要加一种“精简”的工（如系统分明，重点突出，易学管用），绝不是改成些‘粗漏’的东西。下一句话尤其重要：你若求语法科学研究的前进，就要确实地认识那些并不知道语法的人民群众，其口头“言语”就没有不合于所谓‘语法’的，它就是“语言”的基础，‘语法’的根据；是语言科学一切资料的源泉。——这“言语”一语，英译可特用spoKen（即动词speak的p·p

形式，指谈话、口头报告），一般乏用的名词即 speech。十年前南方语法界有人建议与‘语言’一词分开来用的，今姑从之。’

‘画龙点睛’，引文到了末尾就把“言语”两字跟序文焊接起来了。那么怎么样才是“言语入门”呢？任何一种“语言”，总要入“言语之门”，才能完成这种“语言”的任务。尽管说的是某种语言的“普通话”，共用这种“语言”的人听了都懂，若只够互道寒暄，共喊口号，那是才跨进门槛，还未升堂；到了堂中，彼此发言，意通辞达，总算入了“言语之门”了；然而还未入室，必须是在会议室中高谈雄辩，引起共鸣，或是在起居室中，促膝谈心，‘推襟送抱’（这是个表示‘亲切友好之谈’的成语），然后尽了某种“语言”的能事。

上边是就某种语言的“普通话”说的，中国的汉族“语言”过去提倡‘统一’已历七十来年，由于祖国地方大，人口多，现在还在大力推广汉语的“普通话”，要求‘尽其能事’，还得努力进入“言语之门”。假如双方会话，不能用普通话而各用其本地“方言”（四大方言区和北京标准的“普通话”的差距，就跟象英国语和德国语的差距，所以教学上是与外国语同比例的），那就是还未具备入“言语之门”的基础（不过四大方言区之外还有“普通话”范围内的“小方言区”，对应转变，升堂较易）。更由于祖国的历史长，文化古，还有一大批的用统一的汉字刻印流传的“古汉语”书刊和现代的‘文言文’作品，是不是也要入“言语之门”呢？恰巧，赵同志这部讲义就替我答复了：必须要“古汉语入言语之门”。

那么，又怎么‘入’法呢？任何不同的语言，都可以在直达“言语之门”的程途上搭一道过渡的桥——翻译。

这种‘翻译’，与一般翻译的意义有所不同：不是不同语族整个内容的口头翻译（例如外交上的‘对话’），也不是同一语族的方言翻译（这是说话时‘口音’和‘词汇’不同，属于音韵学和词汇学即词典所管），这乃是“语言”中用词造句的“言语”翻译，是专属于“语法、修辞”一类的。而赵同志所编写的正是一部“语法”讲义。

“语法”中这个“言语之门”的问题，过去是很不被重视的，现在却有了关于政治的现实意义了。自从1972年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全民大运动一来，几千年工农兵广大群众从来不能读、不让看的书现在都到眼前来了！二千多年前的法家作品，如《荀子》、《韩非子》和《商君书》，如果有人要读一读原著，注释本又特少，大家正在设计这个“翻译”的桥梁怎样架造法。

我得到赵同志所创“言语入门”这个名称的启发，正值批林批孔的运动高潮，于是兴奋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古汉语语法的“言语入门”的研写法提纲举例（进谈儒、法两家问题——阐扬法家本质，揭洗儒家挽杂。）》。现节引其一部分如下：

‘古汉语作品分析的三部曲（1974，二月稿）

第一部曲 简注本篇古“词汇”的音义，串讲内容，只求“达旨”。

——例如在今天批孔评法的广大运动中选讲《荀子》，初步只能按词句略阐明其内容大意。如果听众中有要学习原文的，才可逐词逐句对应“言语”奏出第二部曲：

第二部曲 把原文“翻译”成现代白话。——要讲得人人能懂，又完全符合原文的语意，准确无误。

举《荀子·劝学》篇第一段中的一组复句为例：

〔原文〕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揉使之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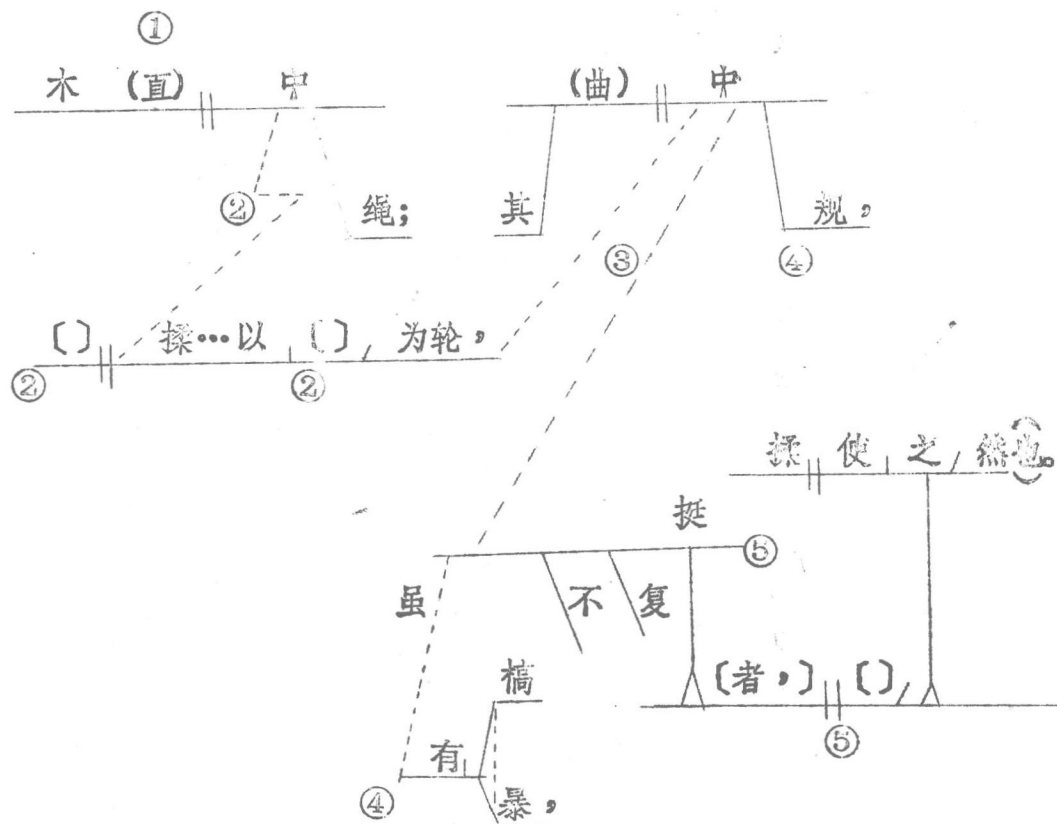
〔译语〕木料，直本可合于绳墨；但人若揉它成为车轮，那么它的曲又改合于圆规，虽然有些枯槁和暴露⁽在太阳里，可是它再也不能挺直起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揉的力量使它变成这样的呀！（圆点是原文已有的字、词；⁽是加的虚词；（）中是加的语句）

〔注意〕必须先把原文象这样如实地翻译成现代人们都听得全懂意思的白话（在四大方言区，索性暂用其本地风光的方言，以达成真切的了解），这就进入了“言语之门”。以上一、二两部曲，一般大都奏得出来。然后逐步按“语法”规律把原文图解起来，自然不会误成“病图解”的，这就是奏的第三部曲，进行“科学体系”研究以提高“学科”质量的“加工”。

第三部曲 画出原文的“总图解”——自学和教人合并进行，分两步骤：

（1）前奏——就着原文，先在骨干成分的字、词下标出：=，主语；—，谓语；~，宾语或补语。（原为“读书加线法”，是初步析句时“图解一切长句子的手续”。因为这样把“六大成分”的四个骨干成分“抓紧标记”，才便于安排图解的间架。——“骨干成分”都划在每个单句横线的上边，其下边是‘附加成分’，可不在初步分析之内。但若以机械为喻，这‘前奏’究竟还是整理“零件”。不是安装全部机器。）

(2) 交响乐，大合唱——总图解：（‘总图解’是全篇集合的‘大合唱’。）



①“木”，主语，“直”“曲”是主语的“部分同位”。

②转折句：〔 〕，省略号；主语，泛指“人们”，照例省；宾语是代词“之”（它），指“木”，承前省。

③这对上文是转折句，对下文兼作“其曲中规”的条件从句（条件多用假设语气。但若把语意放轻些，也可认作时间从句，如同说“当‘探以为轮’时”）。

④“不复挺”是对上文“曲中规”的承接语；可是它前头又用连

词“虽”连着一个让步从句——在它后边的主句对“虽”总是转折关系，要注意。

- ⑤“者”，古汉语（文言）中特殊的联接代词，与上文“不复挺”为同位（如同说“这个”“这件事”“这个缘故”），为下文“〔是〕揉使之然也”的主语，合成一个总结这一组复合的“判断句”，——“揉使之然也”这个补语子句，就是章法上照应全篇主旨的。

〔注意〕请参看《古今作品分析图解简说》。

“总图解”是从词汇音义，句法成分，文白对译，词类、词组，复句，句群，段落、篇章等教学程序进证其科学体系，综合而成“一盘棋”。看图解，就能对原作品了解其文从字顺，脉络贯通，语法上烦琐的术语名词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请参看《汉语语法教材》第三编396页，这里附录其末段如下：

“图解法如果运用得适当，在帮助汉语语法的科学研究上，可以——总结它的几个优点：一、绘出思想表达的“语言形态”；二、思惟规律（逻辑的）和“语言规律”（民族习惯的，包括文学的）的统一；三、句法成分和“词类”的统一（就是说，可看出句法成分和词类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四、词形、词义、语意（包括语势、口气等）和“词序”“句型”“章法”的统一（就是说，对于语法，可以把形态学和结构结合起来；而语法研究，同时又能联系实际，结合修辞）”。

总而言之，不论古汉语和现代作品，也不论分析图解的繁简高低，全都是要通过某种“语言”的“言语”的，大都是要跨过“翻译”桥梁而入“言语之门”的。

最后发言：研究语法，教学语法，两般体系，一条纲领，就是：不要“为语法而语法”！——如果说，全世界学术专科里有语法，我们也得追随着搞语法；我们学校里有语法这门课程，我就照例担任语法；为了学生毕业，我就‘对本生歌’地讲完这部语法……这些说话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把语法弄得‘没有灵魂’了；没有灵魂则“幽灵”将起而代之，说不定在语法业务工作上不自觉地犯了路线错误，因为他的意识中还没有清醒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赵同志的语法老师是前西北大学的傅子东教授，解放前与我不约而同地尽心于“句本立”的语法规制和“图解法”的教学方法。至今少数高足得其传授，赵同志即其一入，近来信对我说，傅老师的语法创业未半，其“要害”就在“为语法而语法”。善哉此言！足以作为语法的科学研究和学科教学‘同时并举、迭相改进’之“新生事业”的启示了。是为序。

黎 锦 熙

1976 · 3 · 18

（时年满86岁）

一九七〇年冬，我们开门办学，到陕西省延安地区吴旗（吴起）县去办师训班。有人编写《初中语文教材文言虚字汇释》（油印本）。我偶而看见释《叶公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的“以”皆为“用”。我颇惊奇：“用钩写龙，~~凿~~写龙”岂可通。“用屋室雕文”如何“写龙”，我可寄住了！继阅其余，又见释“窥头于牖，施尾于堂”的“于”皆为“在”。这我就不得不再去看看语文课本！连带地又看见语文课本注：“五色无主——脸色变化不定，惊恐万状。”这就更奇了！“惊恐万状”，古人“脸色变化不定”，而今人则“变颜失色”呀！古（战国西门豹治邺时）今（明宣德间）人（廷掾与豪长，成名妾）惊恐则“色如死灰”、“面色灰死”，而独叶公惊恐则“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呀！这“尽信书，不自信”何异“宁信度，无自信也”？若尽信书，光讲字义，不管词间的关系，不究实际，那么“夔一足（脚）”、“尧舜与人同耳〔朵〕”，就可信以为真了！噫嘻！“不求甚解”竟达如此地步！“以其昏昏”焉能“使人昭昭”？！其实，“钩（制钩）”即《庄子·胠篋》“窃钩者诛”的“钩”——腰带钩，代所有的穿戴，“凿（制凿）”，“凿”的借字，即春米石臼，代所有的用器；“以”皆训为“依”（即按照画下的龙雕刻制造——这三句是“排比句”，自由身“穿戴”到身外“用器”，以至于“屋室”），表动作之所依凭（参看《傅氏文典》卷一）。前“于”训“从”，后“于”训“到”。“五色”即“正色”，“无主”即“〔在〕中（心）〔道〕无主而不止（留）”（《庄子·天

运》)的“无主”(“正色无主而不止(留)”岂不是“变颜失色”。)千余年来,译注谬误,症结在于惯于望文生义、就事论事,不能“全面看问题”,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深感以往古代汉语(包括古典文学)教学大有改进的必要。以为必须彻底肃清历来只顾“念经”不管“众生”的冬烘先生们孤立地、脱离实际地把“古诗文”讲成“字词典”,把《百家姓》讲成《千字文》的恶劣影响及其流毒;以为在目前,欲达此目的,必须通过语法图解这个唯一的手段。别无二法(详参“导言”)。

一九七二年夏,我们又招收了一班进修生,其中也有工农兵学员。给学员编写古代汉语讲义,回想到一九七〇年在吴旗师训班的事,结合着“教材一定要彻底改革,决不能走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的道路”(一九七〇年《红旗》杂志第八期)的号召,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下定决心,分析研究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回顾自己研习古诗文——编写《“信陵君列传”言语通典》和《“离骚”言语通典》的前前后后,——从学习“人话文”到打倒“鬼话文”(刘大白在他的《白屋文话》中称“白话文”为“人话文”,称“文言文”为“鬼话文”),从打倒“鬼话文”到“注骚阐微”(本讲义第五章第一节),总结归纳出一条新路:欲博览群书,必先精通一册;欲精通一册,必先穷究数篇;欲穷究数篇,必先逐字逐词剖析各种句型,以为能与惠施对话,必可与庄周论道。于是大破大立,“造”了《古代汉语》的“反”,把“古代汉语”课改为“古汉语言语入门”,明确了本课程的目的要求,彻底革新了旧的教学方式和内容。这些在“导言”中已经有了说明,兹不赘述。

我们为了突出“古为今用”,特地在最后一章列举了毛主席的

《愚公移山》和鲁迅先生的《起死》（现在换成了一首短诗）等范例，……这一下可成了“今古奇观”——“讲古代汉语还讲现代白话……”这样新旧斗争也就开始了。

“我们都不懂，谁知道他的那一套正确不正确”的话传开了，各方百般刁难，困难重重。竟有极个别的狂妄分子跳出来公开反对我们配合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对我们批判孔孟之道，“学习古入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横加责难，大泼冷水”。幸有党的正确政策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幸有校系党政领导以及工宣队诸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工农兵学员的热情帮助，才慢慢克服了种种困难；在业务上，幸有黎锦熙老师的谆谆教诲，多方启发，多方鼓励，才使我有了信心。黎老师，八十多高龄的老人了，百忙中对我进行函授，病床上为我撰写序文。傅子东老师生前（时年已近七十），也曾辛辛苦苦地培养我，为我逐字逐句地修改《信陵君列传》、《木兰辞》等诗文的语法图解和翻译。在这儿，通统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先从傅老师习语法，后又就教黎老师，对二位老师的学术理论、分析方式，体会得都不够深透，所以尚有“小异”，但基本上是“大同”的。在图解方面，黎老师的既析语句成分，又辩词逗种类；始于句逗解剖，终于篇章综合；且有其大涵细入的“精义”与循序加工的“大用”，可视为“高级”的。本讲义所用图解仅析语句成分，只有句型解剖（句与句、段与段间的关系仍靠文字解说），可视为“初级”的。《古汉语作品分析的三部曲》，乃古汉语“言语入门”顶头之典范、深造之标准也。愿同志们“更上一层楼”！

张文焕、李群芳、安山石诸同志都详细批阅过本讲义的全稿，及

时提出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张文焕同志还帮我修改了一些词句；蔺正德（延安地区中西医结合工作办公室）和林昌（富县中学）两同志也曾提出过不少意见，尤其是在打（刻）印方面为我解决了使我无法解决的困难，于此亦应通统表示感谢。

目前正值“批林批孔”高潮，提高人们阅读古书的能力，已是刻不容缓；提高工农兵学员阅读古书的能力，更是当务之急（当然是仅就业务说）。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在学校里就落实在“古典文学”、“古汉语言语入门”这两门课的教学上。因此，不揣薄陋浅陋，在一九七二年“急就章”的基础上，根据老师、同志们的意见增删，与工农兵学员共同研讨，三易稿，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以应时需。但由于我的思想觉悟、业务能力都很低，欠妥或错误的地方一定不少，竭诚地企望同志们批评指正，以便再修改。

赵 步 杰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前夕

自序于延安大学中文系

自 序 (二)

“古为今用”，批林批孔一来，要更进一步研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史，提高工农兵学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阅读古书的能力，在高等院校，就有关文科的业务说，已是当务之急。然而，由于“四人帮”对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和“双百”方针政策的干扰破坏，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不到贯彻。在这一帮坏家伙的恶劣影响下，我们的教学、科研也曾多次地遭受到恶意的攻击和百般刁难。“四人帮”的鬼蜮伎俩，信哉“高”也！主子常发余窍，爪牙响应承之。无可奈何？！可是历史是无情的，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千山万水齐欢唱，举国上下尽欢颜。

英明领袖华主席又号召我们：“要提倡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精通业务，又红又专。”“抓纲治国”，力争在最短期间把“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毛选》五卷出版了，各条战线再一次地掀起了大学通读《毛选》，深揭猛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把“知识”从“四人帮”的“愚民政策”中解放出来了，把“科技”从“四人帮”的“两个工厂”解放出来了，把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从“四人帮”的“灭顶粪坑”里拯救出来扶到光荣的工作岗位上来了。一切的一切，各得其所，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百花盛开，万紫千红，众芳争艳的春天即将到来。

形势无限好，春光更宜人！人们个个斗志昂扬，精神振奋，在全国一派大好形势下，我们延安大学校系党政领导同志、工宣队诸同志以及工农兵学员又给我以更大的支持，组织同志们传阅讨论本讲义的

修订稿；同志们也很热情、认真负责地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尤其是黎锦熙老师更是精神焕发，毫期不倦，除继其《“实践论”语法图解》出版后，积极编写毛主席光辉著作《矛盾论》语法图解外，对我更加勉励，抓紧函授；刘世儒、张涤华、高元白、傅铭第诸位老师和孙良明、安山石、张文焕、李群芳、程观林诸同志，在百忙中，不远千里，也都先后惠函赐教。有的惠寄材料，充实内容；有的亲自修改，精益求精，都给我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我校教革部及印刷厂的同志们，也都给我以热情的支持；工人同志们克服各种困难，及时地打印截订成册，既支持了教学，又便利了交流，使我得有向兄弟单位请教的机会。特此再一次地通统表示深切的感谢。

本讲义间接，直接引用了前人著作或兄弟院校交流教材中的不少内容，于此亦应通统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一年来的情况和同志们的建议，这次重印时，在内容上又有所增删和修改。但由于我自己的水平有限，欠妥、错误处仍然难免，敬祈大家不吝赐教！

赵 步 杰

中国共产党诞生 56 周年纪念日。

1977 年于延安大学中文系。